



知食分子

这个世界会好吗

□ 李海燕

最近坏消息特别集中，远方有对无辜者的杀戮，近处有滑坡、爆炸，身边有雾霾……这样的情况下谈论食物，会显得特别的没心没肺。其实，即使是“宁肯疮痍脓不让我嘴受穷”的变态级吃货，也有伤心得什么也吃不下的时候。

是时候谈论一下精神层面的东西，来喂养一下饥饿的灵魂了。

从远方的杀戮说起吧。据报道，那些在浪漫的花都举枪屠杀无辜百姓的凶手，在动手之时，嘴里居然高喊着“为了叙利亚，为了……”以信仰为名进行的杀戮，在我的眼中，有着翻倍的无耻和残忍。本来，对信仰这件事，我没有什么发言权，我并未深入了解过世上的各种信仰，也无偏见，相反，对有坚定信仰的人还十分尊敬和佩服。但从我读过的一点书和知道的一点世事来看，信仰如果脱离了理性和慈悲这两样东西，简直比世界上任何的坏东西都危险。

王小波在《沉默的大多数》中专章讨论过理性和信仰的关系。首先，他承认有信仰是好的，全无信仰的人往往不堪信任，在我们现在的社会里，无信仰无价值

观的人正给社会制造麻烦，谁也不能视而不见。但是，任何一种信仰，如果被滥用，都可以成为打人的棍子、迫害别人的工具。狂信会导致偏执和不理智。王小波列举了一篇歌词，很有点说明意义：跨过大海，尸浮海面，/跨过高山，尸横遍野，/为天皇捐躯，/视死如归。这是一首日本军歌的歌词，从中不难看出，对天皇的狂信导致了最不理智的死亡欲望。一位正常的有良知的人，对歌中唱到的风景，除了痛心疾首，不应再有其他评价。

另一位指出信仰和慈悲的关系的人，是我喜爱的博尔赫斯，他在《恶棍列传·梦记》里提出过这样的问题：灵魂可以不要慈悲仅凭信仰就进入天堂吗？不能！没有慈悲的信仰最易沦为魔鬼的仆人。更直接的说法是，没有慈悲的宗教几乎可以直接定义为邪教。因此，对那些不爱惜他人生命也不爱惜自己生命，不理性、不慈悲的所谓信仰，我只觉得荒谬、残忍又绝望。

微信朋友圈里的文艺青年从前最爱说，人生不仅有眼前的苟且，还有诗和远方。现在远方有的是杀戮，眼前却被雾霾笼罩，几乎连苟且也要瞧不见了。这对生命的刺

激并不亚于远方的杀戮，因为它会让你咳得不光是肺，连心都要碎了。

于是，人们忙着调侃现状，忙着痛斥为政者，仿佛人人都是受害者，人人都是无辜的，人人都有权利指责别人。其实，着急贪求，这人类的卑微，见诸己身否？戾气残暴，这是人类的丑陋，见诸己心否？欲羨报怨，这人类的无用，见诸己性否？少有人问，少有人答。

这个世界会好吗？这是最后的儒者梁漱溟在临终前的世纪之问。对社会，他认为经济生活分散了人心，而组织了人身。政治形成集团抗争，划分此疆彼界。今日世界问题之形成由于西方文化，要避免人类之毁灭只有转向中国文化。中国问题之陷于今日局面正为盲目学西洋之结果。欲把僵局化归缓和而达于统一，必须矫正划界限与用武力之两点错误，而超脱于世界两大壁垒则为其入手。对人本身，梁漱溟认为，要解决的问题分三个层面，人和社会、人和人、人和自身。

梁先生指出的人类的病症和解决社会问题的药方，不知道是否有用。就像对待作恶者，在宽恕和惩罚之间，也不易掌握适当的尺度。只好把不朽的荣耀归于神，让他手中握着无限宽恕和无限惩罚两

把钥匙。

远方和眼前都那么无望，活着的人们要怎样呢？活无立锥，死无葬身吗？一个一直号称谨慎的乐观主义者的人，怎么能允许自己如此绝望？于是，我也在朋友圈写下如下的话：天气好的时候，要喝一壶好茶，虚度一段清香四溢的柔软时光；天气不好的时候，更要喝一壶好茶，拯救一下阴郁苍茫的心境。一壶老白茶，三两支闲花，背景音乐是“雨纷纷，旧故里草木深……烟花易冷，人事易分……”紧紧捧着手里热的半盏热茶，不去管风起玉尘尘、门外即天涯……

就像在这个薄情的世界温情地活着，自知自己写下的话有股浓浓的鸡汤味儿。要是诗人卡佛就会这样写：

这一生你得到了你想要的吗，即使这样？我得到了。那你想要什么？叫我自己亲爱的，感觉自己在这个世上被爱。卡佛的诗，更像一杯冷冷的冰水。寒冬已至，如果可以，还是放下冰水，来一碗热热的鸡汤吧。



坊间纪事

大地下有一张床

□ 李晓

爷爷61岁那年，有一天木匠张麻子背着木箱，乐颠乐颠来到我家，奶奶给张麻子首先端上一碗红糖水煮的荷包蛋。张麻子一口一个鸡蛋，我站在一旁流着口水。爷爷当年给我励志的“心灵鸡汤”就是：“孙子啊，长大了拜张麻子为师，学门手艺，有饭吃！”

那是半年前，我家屋后山梁上，一棵高大的楠木树在斧头猛劈下，哗啦一声倒地，那声音让人心悸，就像一个魁梧的人，遽然倒地。我看见，树的刀口上，还浸出汗液，那是树身体里淌出的血。这棵楠木树，有30多年了，是爷爷从60多公里外一个叫乌龟岭的洼地，把它搬到这个叫马耳坡的山梁，栽在了水井旁，楠木树生长的地方，土地要湿润。

楠木树长得有好几米高时，爷爷常常一个人上山梁，抱住那棵树，把胸口贴近树身，喃喃自语。秋天，落叶簌簌，爷爷的头上，落了一层。爷爷65岁那年，向全家人宣布，这棵楠木树，将作为他的寿木。奶奶端着玉米羹到他的土碗，微微颤抖了一下。

我看见张麻子用墨斗眯着一只眼画墨线，再用刨子刨平木料。照着我爷爷的身板比试，两天后，棺材做成了，那时，夕阳如血被远山一点一点吞下去。当晚，爷爷和张麻子大碗喝我老家高粱酿的高粱酒，张麻子恭恭敬敬给我爷爷敬酒说：“祝你寿比南山啊！”爷爷哈哈大笑：“我哪里活得过南山，或许连你也活不过啊。”张麻子弯下腰，给我爷爷点燃了笑眯眯地说，你太客气了。

棺材后来被上了黑漆，摆在堂屋中央，显得阴森森的。半夜我起来小解，路过堂屋，走一步，回头一步，总感觉棺材里突然之间钻出一个人来抱住我，往无尽的黑暗里拖去。有个夏夜，我经过堂屋，竟听见棺材里传出了呼噜声，我吓得瘫软下去。我虚弱地伏在墙上，拼尽了全身力气喊出声：“鬼……有鬼！”棺材



心灵小品

山居

□ 沁

雁声南，秋意深，当皮肤上流过秋寒之时，无端想起了王维的“寒山转苍翠，秋水共长天一色”。在深秋的山间，又有溪水在旁，心灵该是怎样的沉静啊。

年轻时看到一本介绍美国的书，说是穷人住在城市里，富人住在乡下，那时感到好笑。甚至怀疑作者也许因为进了城，便有“酸葡萄”思维之嫌。

后来看余秋雨先生的《山居笔记》，见“山居”二字，以为他也像陈忠实写《白鹿原》那样躲到偏僻的小山村去了。谁知看

了该书的“小引”，竟对山居十分羡慕起来。他在“小引”里说：“1992年深秋，我在香港沙田的一个山坡上闲住。推窗出去，一半是绿树织成的山壁，一半是迷迷蒙蒙的海湾，……为此，我常常离开城市，长途跋涉，借山水风物与历史精魂默默对话，寻找自己在辽阔的时间和空间中的生命坐标，把自己抓住。”

后来听朋友说那沙田是九龙半岛上一个好去处，是九龙城区北边一处靠山面海的别墅区，非荒村野山也。余光中也住过那里，还写了篇《沙田山居》美文，两“余”所绘之景色略同。

原籍我们家的一位著名音乐家，他在我乡的老宅要拆迁，我曾随当地文化站的主任一起陪那位老前辈去和老宅告别。记得老宅有前后两进，灰瓦平房，石板明堂，旧瓮水缸，墙边的花坛里植着些花木，我为这样的老宅拆迁叫屈，老前辈更是连那间布满灰尘的厨房都细细看了，甚至用手摸了摸灶台。

第二年，文化站主任叫我去去看已经装修完毕的音乐家山居，于是乘他的车到太白山麓去。山下小村，河湾环绕，是村民的一片整齐的新房，大抵每座两层，灰瓦粉墙。中有一座新房，颇为醒目，就是音乐家之新居了。牙黄色外墙，坡顶，三层，北面还有车库。沿墙根种植

借咸白鳞鱼

□ 本 议

我老家那一带，过去招待贵客人有四大件菜不可少，即咸鱼肉蛋。鸡，就是把它剁成块，撒一层白面粉，用生鸡蛋液包一包，放到油锅里炸一炸，再加料炖出来，不用盘子盛而是用碗盛，碗底下还放上垫头，显得盛得多，场面好看；鱼，就是把半个手掌大的一块咸白鳞鱼，用生鸡蛋液包一包，放到油锅里炸熟，盛到大盘里，鸡蛋包得厚厚的显得大方好看；肉，就是把猪肉剁成馅子，放上白面用手搓成丸子，包上鸡蛋炸熟，再加料炖，也像鸡肉一样用碗盛着；蛋，就是用韭菜或大葱炒鸡蛋，用盘子盛着。

有了这四大件菜就称得上是大席桌，就是现在说的丰盛宴席。坐宴席还有个规矩，什么菜都可以随便吃，吃完了可以再加，唯独咸白鳞鱼不能吃，只能吃上面包得那层鸡蛋，因为我们那里淡水鱼上不了桌，只有咸白鳞鱼能招待客人，这么一来咸白鳞鱼价格也贵了，一般农户买不起。没有咸白鳞鱼的人家，家中来了客人就到有咸白鳞鱼的人家借，用完再原封不动送还回去。如果把咸白鳞鱼块破坏了，就没法还给人家，只能照一条鱼的价赔偿，上宴席的人都知道这个规矩。

咸白鳞鱼，是把鲜白鳞鱼用海盐腌泡而成，鱼肉白里透红，细腻中透亮，经过爆炸后，咸中飘着香味，香味中含着咸味，是可口的佳肴。储存咸白鳞鱼是很有讲究的，把咸白鳞鱼切成方块，放到盛花生油的罐子里，用的时候拿出来，把生鸡蛋打破撒上面，放到油锅里煎熟，招待完客人，把上面的鸡蛋层轻轻扒干净，不能把鱼鳞破坏了，再放回花生油罐子，不管放多长时间，不会变质。

那时，在农村还兴请未进门的儿媳过六月，即度夏，没有结婚之前的这段时间，遇上阴历六月，男方家派人到女方家去，把未进门的媳妇叫到家里来过六月。这一个月虽然不长，但对一般户来说度日如年，因为没过门的媳妇属于“顶级人物”，需要好菜好饭地招待，找个儿媳不容易，都生怕未进门的媳妇不满意出岔子。有的农户家里穷，为了招待好未进门的儿媳，只好四邻八舍地借这借那，借咸白鳞鱼就是其中之一。

未进门的媳妇到来婆家过六月也有差异，有的人理解未来婆家的难处，住上十天八日就主动回去了，碰上不理解的人过得时间长，男方还说不出口让她走。俺村上有一户人家就碰上这么一档子事，未进门的媳妇来过六月，不但吃得挑剔，住的时间还长，从邻居家借来的咸白鳞鱼，反反复复煎了好几次，未进门的媳妇还没走。一天夜里，盛咸白鳞鱼的盘子没有盖严实，让自家的猫把咸白鳞鱼偷偷叼走了，第二

天家里人一看借来的咸白鳞鱼块没有了，着急了，到处找，最后在院子里柴禾垛旁边的猫窝里找到了那条咸白鳞鱼，只剩骨头，鱼肉被猫吃得干干二净，气得主人把猫狠狠打了一顿，打得猫好几天蹲在大门外不敢进家门。

在我老家还有个传统，正月初二是嫁出去的闺女回娘家的日子。父母亲这边要准备一些上席的菜肴招待女婿，还要叫上有头面的人陪，一定要给足女婿面子。有一年，村上有户姓赵的人家设宴招待上门来的女婿，并把本家族有头面的人物叫来作陪，场面气氛很浓。席桌上的菜肴也很丰盛，除了四大件，还有一些辅助菜，七盘八碗摆满了桌，温得热乎的地瓜干白酒，斟满每一个人面前摆放的三钱酒盅子，欢迎酒，感谢酒，祝福酒，平安酒，事业酒，你来我往，三下五除二，把女婿喝得飘飘然，竟把席桌上的规矩忘了，拿起筷子把盘子里那块咸白鳞鱼又破了，并夹了块肉放到嘴里，对大家说：“好香，都来一块吧。”老丈人一看，连忙用手拍着腿说：“完了，这下可完了，我拿什么还给人家！”女婿带着醉意说：“我都来了三个年头了，每年都是这条咸白鳞鱼，这次不吃掉，明年还是这条鱼。”弄得老丈人哭笑不得。

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习俗，虽然我老家拿咸白鳞鱼招待客人是很高的档次，但是海边并不把咸白鳞鱼当回事。我有幸在成家的年龄时，找了一个海边的媳妇。有一年春节前，我第一次去媳妇娘家认门。未来的岳母知道我是山里人，做了各种各样的海鱼给我吃，其中就有咸白鳞鱼，且盘子里不是放了一块，而是放了满满一盘，也没有用鸡蛋包。我对老人家说了我老家的缘故，她说：“海边人吃的是鲜活鱼，特别是吃那些骨刺少的鱼，像鲅鱼、刀鱼、狗鱼、偏口鱼等，不大爱吃咸鱼，咸白鳞鱼更是很少吃。既然你们那里喜欢咸白鳞鱼，走的时候多带点回去。”我走的时候，岳母果然用黄帆布提包装满了一包咸白鳞鱼。我把这一帆布包咸白鳞鱼拿回家去，父亲既高兴又惊讶，他说：“我活到这个年纪第一次见到这么多咸白鳞鱼。”老人家当作宝贝似的储存起来，恐怕四邻八舍的人知道了来借。

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，改革开放让国家富裕了，老百姓的日子也好过了，吃的胃口，不仅是城里人调高了，乡下人也调高了。过去不愿吃的东西现在想吃了，过去想吃的东西现在不愿意吃了。

世事变迁，借咸白鳞鱼的事，在我老家也渐渐成为历史了。



纸上博客



时尚辞典

如今“马甲”多

□ 刘绍义

“马甲”一词，早已走红网络，如今的网民，谁没有几个“马甲”。穿着“马甲”上网，可以进退自如。“马甲”既是身份的象征，也是分身的护身符。

“马甲”源自传统的服饰。它是由古代兵士穿的褙甲发展而来的，我们在影视剧中常常看到，古代兵士穿的盔甲，前后各一片，往头上一套，用来在战斗中保护自身。这与现在网络上的“马甲”有异曲同工之处。“马甲”还有一种意思，就是马的护身甲——铠甲，披在战马身上，用来保护战马，湖北荆门包山一带出土的春秋战国时期的皮马甲，是现存最早的实物马甲。这样看来，马的铠甲也与现在网民身上的“马甲”一样，是起保护作用的。

在古代，马甲作为一种服饰，虽然没有袖子，但仍然受到人们的喜爱，因为它穿起来方便，行动起来自由，动起来利索。又因为它适合人们骑在马上穿着，所以就叫做“马甲”了。

马甲在魏晋时期称“褙甲”，隋朝叫“半臂”，元代叫“对襟马甲”，明朝称“比甲”，到了清代又

叫“罩甲”了，就是罩在衣服的外面，年纪稍大的人都有印象，清朝的人特别是清朝的八旗子弟常常在长袍外面套件马甲，非常潇洒时髦，所谓的长袍马褂就是如此。这说明“马甲”在古代就是一种时尚的东西，为人们所推崇。但网络“马甲”的流行，并非因为古代的时髦，大概源自赵本山2000年的春晚表演吧。他说，老虎追赶一条水蛇到池塘边，水蛇钻入水中后，恰巧一只乌龟钻出来，老虎逮住乌龟得意洋洋地说：“别以为换了件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。”这个小品与清人所著《笑林广记》的一则笑话非常相似：“一耗鼠在阴沟内钻出，近视者俯视良久，曰：‘噢！一个穿貂裘的大老官。’鼠见人遂缩入。少刻，又一大龟从洞内爬出，近视曰：‘你穿貂裘的主儿才得进去，又差出个披甲兵儿来了。’”

“马甲”一词如今为广大网民熟悉并广泛应用。人们以此来指代替身，“马甲”成了网友在同一网站中，除了常用名之外的用户名。也就是说，在网络空间里，网友出于各自的目的，在某一论坛、网站会注册很多用户名，这些用户名都算是常用用户名“马甲”。

然不是不着边际的。

由于经济成分和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，我国社会的思想观念与价值取向也呈现出多元化的格局，这不仅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唯物史观所说明，也是我国社会生活的实际状况。国家提出核心价值观，一方面，代表着国家对于核心的、主流的价值观的提倡与推行，另一方面，也说明客观上存在着非核心、非主流的价值观。客观说来，人们对于核心价值观的理解也并不完全一致，比如民主问题，就存在着“西方式民主”与“中国式民主”的分歧；比如法治问题，也存在“刀制”（法制）与“水治”（法治）的差异。由于价值观形成于人们的精神、心灵与情感领域，它的形成，有赖于较长过程的引导与培育，这是一个“随风潜入夜，润物细无声”的过程。它既不同于意识形态，更不是国家法律，简单地采取硬性的、强制的方式去灌输，即使人们对24个字出口成诵，倒背如流，也并不说明核心价值观已经形成，甚至适得其反，功半事倍。由此可见，传播和形成核心价值观，背诵其实并不重要。



强词有理

□ 安立志

我国的教育方式，有死记硬背的传统。在旧时代，背“三字经”，背“弟子规”；在“文革”中，背“语录”，背“老三篇”，要求“铭记在脑子里，溶化在血液里，落实到行动上”。这几年又有一些地方要求人们死记硬背，不过，这次背诵的却是核心价值观。顷见一则报道，10月下旬，某省文明委对某市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组织模拟测评，因为该市某小学三名学生背不出核心价值观的24个字，决定对校长全市通报批评。

一个国家、一个民族价值观的形成，并不是一蹴而就的。价值观虽然具有相对的稳定性，世事沧桑，百年巨变，价值观也不会一成不变。“文革”结束，改革伊始，拨乱反正，百废待兴，重建政治、经济、文化，成为当时的当务之急。30多年来，我国经济已是世界第二经济体，政治上也已开始依法治国，然而，在思想文化领域，仍然面临诸多问题。或曰经济多元必然价值多元，或曰社会转型必然泥沙俱下，或曰国门大开必然飞进苍蝇。毋庸讳言，在我们

背诵其实并不重要

这个缺乏宗教传统的国家里，这些年，人们普遍感到信仰缺失、文化庸俗、道德沦落，整个社会充斥着金钱至上、拜金主义的铜臭之气，颇有“人心不古，世风浇漓”之感。当此之际，重新构建国家和民族的价值体系，当然十分必要。从2006年提出四句话的核心价值观体系，到2012年公布24个字的核心价值观，这个过程经历了6年；从一些媒体猛烈批判普世价值，到习总书记在美国提出共同价值，这其中也是曲折坎坷。从根本上说，价值观是民族精神、民族文化、民族情感的凝练与结晶，它的形成反映了历史的、文化的、人性的积淀。官方的提倡与推行是重要的，然而，民间的凝聚与共识更是不可替代。从这一意义上说，一些地方官员的强制背诵，其效果并不值得期待。

众所周知，核心价值观的内容是分层次的，富强、民主、文明、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；自由、平等、公正、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；爱国、敬业、诚信、友善是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。在我国，一些官员存在着居高临下的惯性，无论刚